

0591350

44.572
C1657

社科库清3

失火的天堂

(台湾)

琼瑶



10058898



全 集 自 序

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《窗外》到今天，已经足足过去了二十六年。有时，真不相信，四分之一个世纪，就在我的涂涂写写中悄然而逝。这二十六年，不管我生命中有多少风风雨雨，多少喜怒哀乐，我的“写作”却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条主线。在我沮丧时，我会逃遁到写作里去，当我欢乐时，我会表现到写作里去，当我寂寞时，我用写作填补空虚，当我充实时，我又迫不及待要拾起笔来，写出我的感觉……因而，这漫长的二十六年，我虽然偶尔会蛰伏、会休息，却从不会真正停止过写作。就这样，细细数来，从《窗外》开始，到《我的故事》为止，二十六年来，我已出版了四十四本书。

去年年初，因为开放大陆探亲，我有幸在离乡三十九年后，首次回大陆。到了北京，发现我的四十几部作品，被出版得乱七八糟。当时，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要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作品。返台后，又因有好几部作品需要再版，我和鑫涛，就决定藉再版之便，重新整理我的作品，改换版本形式，统一编排，

出版这套《琼瑶全集》。

因为时代已经不同，出版品也随着时代进步，现在的纸张、字体、编辑、版本形式……都远胜以往，再加上，我过去的作品，有的书太薄（如《月满西楼》），有的书太厚（如《幸运草》）。有的排版太密，有的又排得太松，有的字体太小，有的又太大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所有的缺失更正，做完全的调整。作品内容，也有更改，例如，《六个梦》一书中，居然有七个故事，这是件挺荒谬的事，如今，抽出一个故事，还原成《六个梦》。又例如，《月满西楼》只是一部中篇，勉强成书，总觉份量不够，现在，加入另外几部中篇，重新结集。

在我这所有的作品中，最特别的是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这部书严格说来，是一部我自己《残缺的自传》，有《童年》部分，缺掉了成长以后的过程。今年春天，我将此书重新写过，把我成长以后的部分补齐，改名为《我的故事》。这部书，在我的全集中取代了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。因而，四十四部书，经过整理后，变成四十三部。至于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中的散文部分，以后，可能会汇集我的其他散文，出版一部散文专辑。

当然，重新编撰一套全集，是件工程浩大的事，以往的书，错字别字漏字都很多，借此机会，全部修正。这样浩大的工程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。但，我们总算开始了这件工作。在重选封面，重选字体，重选版本形式的时候，我虽忙碌，却也兴奋。过去的作品，不管好不好，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重新编撰,重新出版,也算我的一种“重生”吧!

从来不曾觉得自己的作品写得好,也从来不曾自满过。每次出书,都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生怕自己的作品经不起读者的考验和时间的考验。现在,在《全集》出版前夕,这种情怀,仍然强烈。总觉得自己渺小平凡,写出的每部书,也都是一些渺小平凡的故事。尽管书中常有“轰轰烈烈”的感情,那也只是“平凡人”的感情。

且让我把这套《琼瑶全集》,献给全天下平凡的,和不平凡的朋友们!

琼瑶

写于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
于台北可园

第 一 部

豌 豆 花

十月暮，正是豌豆花盛开的季节，
窗外的小院里，
开满了豌豆花，
一片紫色的云雾，
紫色的花蕊。

她——

这小婴儿——出生在豌豆花盛开的
季节里。

—

一九五一年(民国四十年)十月二十一日。台湾正笼罩在一片低气压的云层下,天空是阴暗的,气温闷热而潮湿。时序虽然已是仲秋,亚热带却无秋意。热浪侵袭下,每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汗水。

许曼亭在她那木板搭成的小屋里,已经和痛苦挣扎了足足二十小时。小屋热得像个烤箱,许曼亭躺在床上,浑身的衣衫早被汗水湿透,连头发都像浸在水中般湿漉漉的。而新的汗水,仍然不断地、持续地从全身冒出来,从额头上大粒大粒地滚下来。

从不知道人类的体能可以容忍这么大的痛楚。许曼亭在半昏沉中想着,难道自己也曾让母亲受过这样的疼痛吗?母亲,不,这时不能想到母亲。还是去想体内那正要冲出母体的婴儿吧!孩子,快一点,快一点,快一点……求求你,不要再这

样拉扯了，不要再这样撕裂了，不要再这样坠痛了……啊！体内一阵翻天覆地的绞痛，使她再也忍不住，脱口叫出声来。无助地、哀求地、惨厉地叫出声来：

“啊！救我……杨腾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……”

那等待在小屋外的杨腾被这声凄厉的呼叫声整个震动了，他如同被电击般跳了起来，冲开小屋的门，他往里面冲去，嘴里喃喃地、胡乱地呼唤着：

“曼亭！让天惩罚我！让天惩罚我！”

他要向那张床扑过去，但是，床边正忙着的三位老妇人全惊动了，邻居阿婆立刻拦过来，抓住他就往屋外推去，嚷着说：

“出去！出去！女人生孩子，男人家不要看！急什么？头胎总是时间久一点的！出去！出去！稍等啦，没要紧，稍等就当阿爸啦！人家阿土婶接过几百个孩子了，不要你操心！出去等着吧！”

许曼亭的视线，透过汗水和泪水的掩盖，模糊地看着杨腾那张年轻的、轮廓很深的脸，和那对惊惶的大眼睛。他被推出了，推出去了……她徒劳地向他伸着手，呻吟着，哭泣地低喊：

“杨腾，不行……你走，我和你一起走！不管到什么地方！我和你一起走！”

仿佛间，又到了战乱中。仿佛间，又回到全家老老小小都挤在火车车厢里的日子。火车中没有座位，一个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许多陌生人混在一起，谁也照顾不了谁。车子越过原野，缓缓地、辘辘地碾过劫后的战场，车厢外的景色诡异，燃烧过的

小村庄，枯荒的田垌，没有人烟的旷野，流浪觅食的野狗……“白日登山望烽火，黄昏饮马傍交河。行人刁斗风沙暗，公主琵琶幽怨多。野营万里无城郭，雨雪纷纷连大漠。胡雁哀鸣夜夜飞，胡儿眼泪双双落。闻道玉门犹被遮，应将性命逐轻车。年年战骨埋荒外，空见葡萄入汉家。”她倚着车窗，脑海里萦绕着“古从军行”的诗句，战争不分古今，不分中外，苍凉情景皆一样！她看着看着，泪珠潸然而下。然后，杨腾悄悄地挤近她身边，为她披上一件外衣，拭去她颊上的泪痕……她转眼看他，杨腾，是她奶妈的儿子。以“家仆”的身分随行。战乱中不分主仆，战乱中没有阶级。今日相聚，明天就可能挨上一个炸弹，让整个车厢炸成飞灰……她看着杨腾，那大大的眼睛，深深的双眼皮，年轻而热情的脸庞，关怀而崇拜的注视……

疼痛又来了，像个巨大的浪，把她全身都卷住了。她感觉到那小生命正在自己体内挣扎，要冲破那裹住自己的黑暗，要冲进那对他仍然懵懂的世界里。好一阵强烈的坠痛，痛得她全身都痉挛起来。阿婆捉住了她的手，阿土婶和阿灶婶在一边喊着：

“用力！用力！阿亭哪，用力呀！”

用力？她徒劳地在枕上转着头，痛楚已经蔓延到四肢百骸，全身几乎再也没有丝毫力气。她抽泣着，泪和着汗从眼角滚落。她拚命想用力，但是，她的呼吸开始急迫，痛楚从身体深处迸裂开来，她觉得整个人都要被拆散了，她只能吸气，脑子开始昏沉，思绪开始零乱……模糊中，她听到三个老妇人在床边用台语低低交谈：

“好像胎位不对……”

“……要烧香……”

“……羊水早就破了……”

“……会不会冲犯了神爷……”

“……外省女孩就是身子弱……”

“……要不要叫外省郎进来……”

要的！要的！她喊着，嘴里就是吐不出声音。啊，不要，不要。她想着，不要让杨腾看到她这种样子，这份狼狈。杨腾眼里的她，一向都是那么高雅的！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。”冰肌玉骨？怎样的讽刺呢？清凉无汗？怎样可以做到清凉无汗？她摇着头，更深地吸气，更深地吸气……她的思绪又飘到了那艘载着无数乘客的某客轮上。

船在太平洋上漂着。整个船上载了将近一千人。

船舱那么小，那么挤，那么热。他们许家虽然权贵，到了这种时候，也只能多分得一个舱位。她无法待在那透不过气的船舱里，于是，她常常坐在船桥下的甲板上，夜里，她就在那儿凝视着满天星辰。

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书楼西畔桂堂东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……”

这是唯一的游戏。坐在那儿，望着星空背唐诗。然后，杨腾溜了过来，靠近了她坐下，用手抱着双膝。她看星星，他看她。

背唐诗不是唯一的游戏了，她的眼光从星空中落到他脸上，他的眼睛炯炯发光。他们相对注视，没有语言，只是相对注视。她知道什么是礼教，她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的“儒家教

育”。但是，在这艘船上，在这茫茫无际的大海上。星星在天空璀璨，波涛在船沿扑打，海风轻柔地吹过，空气里带着咸咸的海浪的气息。而他们正远离家乡，漂向一个未知的地方。在这一刻，没有儒家，没有传统，没有礼教，没有隔阂。她深深地注视着面前这个男孩，这个从她童年时代就常在她身边的男孩——那男孩眼中的崇拜可以绞痛她的心脏，而那烈火般的凝视又可以烧化她的矜持……他悄悄伸过手来，握住她。然后，他再挨近她，吻住了她，在那星空之下，大海之上。

一阵剧痛把她骤然痛醒，似乎自己已经昏迷过一段时间了。她张开嘴，仍然只能吸气。阿土婶用手背拍打着她的面颊，不住口地喊着：

“阿亭，醒来！醒来！不可以睡着！阿亭，阿亭！”

三个老妇人又在商量了。

“……不能用躺的……”

“……准备麻袋了吗？…”

“……沙子，稻草……”

“……弄好了吗？就这样……”

“……来，把她搀起来……”

她们要怎样呢？她昏昏沉沉地，只是痛、痛、痛……无尽止的痛。忽然，她感到整个人被老妇人们挟持起来了，她无力挣扎，两个老妇一边一个挟着她的手臂，把她拖离了那张床。啊，她猛烈的抽着气。阿土婶又来拍打她的面颊了：

“蹲下来！用力！再用力！再用力！”

不要。她想着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她半跪半蹲，双腿无力地

垂着。然后，像有个千斤重的坠子，忽然从她体内用力往外拉扯，似乎把她的五脏六腑一起拉出了体外，她张大嘴，狂呼出声了：

“啊！……”

有个小东西跌落在地上的麻袋上，麻袋下是沙子和稻草，三个老妇人齐声欢呼：

“生了！生了！生出来了！”

生出来了？生出来了？她的孩子？她和杨腾的孩子？被诅咒过的孩子？她勉强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殷红的血液……血，殷红的流向麻袋，迅速地被麻袋下的沙子吸去……

血。是的，那天，父亲在盛怒下打了杨腾。

那时已经在台湾住下了，战争被抛在过去的时光里，新建立的家园又恢复了显赫的体系。不是火车里，不是大海上。在结实的土地上，礼教和尊严再度统治一切。可是，青春的火焰已经燃烧，爱情没有办法掩人耳目。父亲在盛怒之下打了杨腾，用手臂一般粗的棍子，打得他头破血流，殷红的血从他额头、鼻孔和嘴角涌出来，染红了他那件白汗衫。奶妈哭泣着在一边狂喊：

“不要打他！杀了我吧！杀了我吧！”

杨腾倒下去，又挣扎着站起来，挺立在那儿。父亲的棍子再挥下去，她挣脱了母亲和姨娘们的手臂，直扑向杨腾，哭着大叫：

“打死了他，我也跟着死！”

“你不要脸！”父亲怒吼，一棍打向她肩上，杨腾大惊，用手臂死命护住她。那一棍结结实实打在他手腕上。杨腾对她大

喊着：

“别管我！你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她死缠住他。让父亲的棍子连她一起打进去。父亲暴怒如狂：

“杨腾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到我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去！否则我会宰了你！”

“我走！”杨腾挺立着说：“我马上就走！我再也不做你家的寄生虫！我要走到一个地方，去创造我自己的世界！我走！我马上就走！”

“杨腾，不行……”她哭喊着：“你走，我和你一起走！不管到什么地方！我和你一起走！”

“曼亭！”父亲怒吼：“你要跟他走，你就跟他一起滚！滚到地狱里去！我诅咒你！下贱卑鄙的东西！你如果跟他一起滚，你们都不得好死！你们生下的孩子，也永世不得超生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母亲尖叫起来：“曼亭，如果你敢跟他走，你就是杀了我了！”

奶妈走过来，直挺挺地跪在曼亭面前了：

“小姐，我的好小姐，你就放了他吧！让他一个人走！我一生只生了两个儿子，大的是阿腾，小的叫阿勇。你知道吗，小姐？因为我来你家喂你奶，把刚出世的阿勇寄在农家，结果，阿勇死了，阿腾的爹变了心，另娶了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阿腾，你让他走吧！小姐，阿腾配不上你，你是念过书的大家小姐，他是做粗活的乡下孩子！你跟了他，也不会幸福！”

“奶妈，奶妈！”曼亭哭着，也对奶妈直挺挺跪下去了。“我跟你讲，我从不知道阿勇的事，现在我知道了！一切算是命中

注定吧，我们许家欠你一条命，我这条命，就豁出去跟了阿腾了！你别说，别再说了！是我自愿的！是我甘愿的！受苦受难受诅咒，都是我甘愿的！”

杨腾依然挺立在那儿，听到这里，他闭上眼睛，泪珠和着额上的血，沿颊滚落。他用手摸索着曼亭的头发，哑声说：

“你好傻！你好傻！你好傻！”

“滚！”父亲狂叫：“不要在我面前让我看着恶心，我有五个女儿六个儿子，少了你一个根本不算什么！你给我马上滚！”

“不要！”母亲也跪下了，对父亲跪下了。“你饶了她吧！她才十九岁，不懂事呀！”

于是，父亲那三个姨娘也跪下了，她的四个姐妹也跪下了。那天，是一九五〇年的夏天，许家那日式房子的大花园里，就这样黑压压地跪了一院子的人。

“……咕哇，哇，咕哇……咕哇……”

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又把她拉回了现实。三位老妇人还在床边忙着，她已经躺回床上了，汗水仍然在流着，渗入身下的草席里。头发依旧湿漉漉，浑身上下，依然分不出哪儿在痛，但是，孩子在哭呢！咕哇，咕哇……多么动人的哭声，这是生命呢！是由她和杨腾制造的生命呢！她转侧着头，呻吟着低语：

“孩子……孩子……”

阿婆走近她面前，摸摸她的额，用毛巾拭去她额上的汗，用带着歉意的语气说：

“是个女孩子呢！不要紧，头胎生女儿，下一胎一定是个男孩！”

女孩子？她的心思飘浮着，杨腾会失望了，奶妈泉下有知，也会失望了，杨家还等着传宗接代呢！她对门口望去，杨腾似乎冲进来好多次，都被推出去了。现在，杨腾又冲进来了，他直扑到她的床前，两眼发直，眼中布满了红丝，面色紧张而苍白，他伸手摸她的手，她的面颊，她的下巴，嘴里急促地问：

“你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怎样了？你怎么白得像枝芦苇草呢！你能说话吗？你……”

“杨腾，”她微弱地、怜惜地、歉然地说：“是个女孩……对不起……是个女孩……”

他一下子就把头扑在她的枕边，他的手指强而有力地紧攥着她，他的声音从枕边压抑而痛楚地进出来：

“不要说对不起！永远不许对我说对不起！是我把你拖累到这个地步，是我害你吃这么多苦，如果不是跟着我，你现在还是千金大小姐……”

“杨腾！”她衰弱地打断他，勉强地想挤出微笑，她的手指触摸着他那粗糙的掌心。她多想抬起手来，去抚摸他那粗黑浓密的头发啊！但，她的手却那么无力，无力得简直抬不起来。阿婆又过来了，端着一碗东西，她粗声地命令着：

“外省郎，你就让开一点，让你的女人吃点东西！柑橘麻油鸡蛋！吃了就有力气了！”

杨腾又被推开了。

一碗带着酒味、麻油味、柑橘味的东西被送到她嘴边，阿土婶和阿灶婶扶着她，强迫地把一匙黄澄澄油腻腻的食物喂进她嘴中。她才吞下去，骤然引起一阵强烈的恶心，顿时，整个胃都向外翻，她用力扑倒在床边，不让呕吐物沾污了席子。可